

新冠肺炎將 LGBTQ 學生送回家 ，但他們可能再也回不了校園

駐芝加哥辦事處教育組

新冠肺炎對學生帶來的影響不僅包括對疫情的擔憂、課程轉變為線上教學、或失去在校園中的人際交際連結，更對某些學生的「秘密」帶來極大負擔。化名 A.R.的學生自我認同為非二元性別與跨性別，使用「他們」(they, them)為稱呼自己的代名詞。A.R.的家人們並不知道這件事。他們因此面臨了嚴峻的選擇：「我可能要面臨他人的性別錯認(misgendered)，或者我突然就必須對家人出櫃。」這對 LGBTQ 學生們帶來的不僅僅是不適應，更可能是不安全。

在上一次美國全國性的調查當中，有五分之一的大學生自我認同為異性戀以外的身分。多數 LGBTQ 學生認為待在校園更加舒適且被包容，且更能表達真實自我。接近半數的高中年紀並已對家裡表露自我身分的 LGBTQ 年輕人表示，他們的家人讓他們對於自己的性別身分覺得感到挫折。只有四分之一認為他們「百分之百」可以在家裡做真實的自我。大學教師與行政人員也告訴高等報記者，LGBTQ 學生在這次的疫情危機中，可能是最易受傷害且退學的族群之一。奧勒岡州大學(Oregon State University)女性、性別、性向與酷兒研究學系副教授 Qwo-Li Driskill 表示，某些家庭甚至不知道他們的孩子正在修習性別相關課程：「有些學生修習這些課程，是為了找到能表達他們性別與性向認同的語言。」若當家人看到孩子們的課本或隔牆聽到他們的課程討論，這可能造成問題。在這次疫情之中，因為家族的不支持，LGBTQ 族群甚至比一般群體更容易有金錢或健康上的問題——甚至可能因此造成他們退學。

LGBTQ 學生們也可能更有憂鬱、焦慮、或自殺念頭。致力於幫助 LGBTQ 社群的崔佛雷專案(Trevor Project)發言人指出，在疫情爆發後，尋求緊急心理協助的數字是以往的兩倍之多。許多大學性別研究相關系所或社群都盡力以定期線上會議、線上休閒活動或團體諮商等方式凝聚 LGBTQ 社群。也有教授因為學生覺得回家不安全而協助學生另找

住處。奧勒岡州大學女性、性別、性向研究學系講師 Michael Floyd 則開放線上課程最後 30-45 分鐘，供學生們自由表述目前的情況與困難。

儘管大學成員們已盡力遠端幫助學生，仍取代不了他們必須離開校園的傷害。A.R.表示，考量到自己心裡狀況並且不想造成家人困擾，一開始他們雖然申請留在學校且被允許了，但他們發現除了必須獨自待在房間中，面對朋友離開、疫情加劇，以及和醫生討論性別重置手術(gender-affirming surgery)等焦慮，當下獨自待在學校似乎並不是最好的選擇。他們因此回家。雖然他們嘗試將所有心力都放在學業上，但無時無刻需要隱藏及假裝自己的壓力，隨著需要待在家的時間增長而漸漸壓垮他們。在每天的家族晚餐對話中，A.R.不斷在心裡預演「那個」展現他們真實自我的對話。去年 A.R.已對自己的父親和弟弟表示自己為女同性戀，但那僅是關於性傾向。這一次是對於性別身分認同：他們想表示自己拒絕了傳統男性-女性的二元性別，但這將是一次更為巨大的轉變，需要更多的理解。幸好對話十分順利，A.R.也獲得了家人的支持。然而最後的難關，在 A.R.在秋季學期開始即將成為博士生。他希望在那之前完成自己的跨性別手術，以「真正的自己」開始建立學術網絡與學術生涯——然而這將會花上幾個月的時間。但是當下醫療院所都將心力放在疫情處理上，同時 A.R.也有課程要完成：當 A.R.正在與醫生討論性別重置手術時，他的父親只在一牆之隔的地方。

撰稿人/譯稿人：Sarah Brown / Pei-Jung Li

資料來源：2020 年 04 月 24 日, The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

Covid-19 Sent LGBTQ Students Back to Unsupportive Homes. That Raises the Risk They Won't Return.

https://www.chronicle.com/article/Covid-19-Sent-LGBTQ-Students/248633?cid=wcontentgrid_hp_1b